

纸

人



郭庆丰 著

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手记

记



上海三联书店

紅

人

紅

紅

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人记: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手记/郭庆丰著.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6
ISBN 7-5426-2329-X

I. 纸... II. 郭... III. 民间工艺—概况—陕北地区 IV. J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7227 号

纸人记: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手记

著 者 / 郭庆丰

责任编辑 / 凡 梵

策划编辑 / 俞雷庆

责任校对 / 尚 舒

装帧设计 / 郭庆丰 王志伟

责任制作 / 林信忠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150 千字

印 张 / 13

ISBN 7-5426-2329-X/C·154

定价:38 元

人们在土地上平静地生活着，人会因土地而变得灵动，
土地在人们内心存在着，土地会因人而变得神奇……

前言 2

一、有剪纸人头鱼的地方 4

高山顶上的佛陀塬 6

花匠婆婆曹秀英 52

消逝的西河口 66

二、有金马驹的地方 74

桑塬山 76

出入符图间 85

影人 110

三、有狮子没老虎的地方 122

石头上的陕北 124

家住绥德三十里铺村 144

四、有麻谷神的地方 158

长脖子面人人 160

纸人记 178

后记 198

目 录

前言

壹、有剪纸人头鱼的地方

高山顶上的佛陀塬

花匠婆婆曹秀英

消逝的西河口



贰、有金马驹的地方

桑焉山

出入符图间

影人



叁、有狮子没老虎的地方

石头上的陕北

家住绥德三十里铺村



肆、有麻谷神的地方

长脖子面人人

纸人记



后记



郭庆丰 著

纸人记

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手记



上海三联书店

前言

那年我和中央美院的同学来到陕北黄河岸边的渔家湾村，每天早上起来就会看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坐在硷畔上默默地看着黄河。我走近她身边时一定是打断了她和黄河的交谈，她回过头来问我：“从哪里来？”我说：“北京。”她又问：“来做什么哩？”我随口答道：“来看黄河。”她继续问：“北京没黄河？”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以后几年里，这句话常常会出现在脑海里，老人或已过世了。后来我又想，老人若问这些来采风的人说：“北京没有风？”或者问这些来搞艺术的人：“北京没有艺术？”我怕是也答不上来的。我后来看到许多人从这里采到了“风俗”或者“民间艺术”，就像玩魔术一样，从这里看到了黄河，等到了北京，那黄河就会摇头晃脑地流过长安街。

对于那位老人而言，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黄河这么一条河，一生一世流淌不绝。当一个女人在黄河边长到八十岁时，这种流淌着千言万语的长期相对是真实到可触摸的。关于民间与其相对的非民间，文化与艺术真实和虚幻的思考，是这些年我往返于陕北的思考。而我所说的陕北相对的不是北京，在更多的时空里，它相对的是老天。《纸人记》里所记录的文化和艺术是相对于生命和自然的。

我们所说的陕北是人人都能去到的我的故乡陕北，和很多人永远去不到的另一个精神的陕北，这是我记录的最接近真实的故乡陕北的人和事情。

平日里我们至少是没有认真留意时间和空间存在的重要性。我们在城市里忘记城市，在乡村里忘记乡村，在季节和昼夜间忘记时间，就像作家们在写作中忘记了故事，我在艺术学院里远离艺术一样。

陕西省按其地理和行政划分，应当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部分。平日里当人们问你是哪里人时，关中和陕南人都有可能回答说自己是陕西的，而即便到了上海或者巴黎，陕北人的回答仍会是：我是陕北人。连同在履历表上也是这么填写的。有人说与这里住过党中央有关，我以为有一点关系，况且这里何止住过一个中央，很多王朝都是由这里起来的。有人不以为然地说：“这与贫穷有关。”我却以为是与其物质的贫乏和精神的富裕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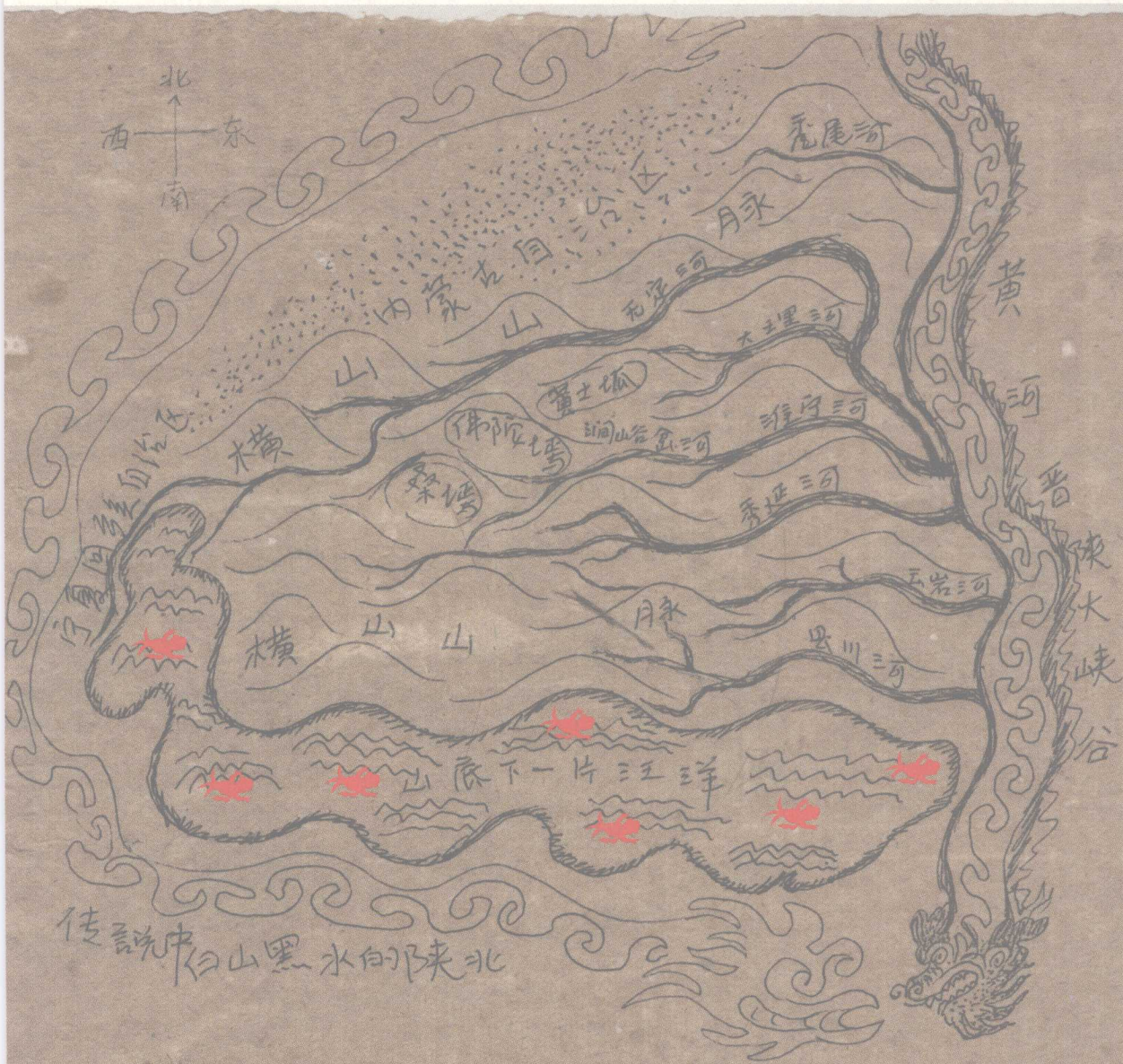
陕北是个有信仰的地方。一位法国朋友在看完陕北的阳歌后感慨万千地说：“你们这里的人没太多的钱，但你们身上很多时候使的都是神的劲儿。那些女孩子的笑容，阳光灿烂。”

这几年从陕北的土地深处探明了很大的精煤和优质天然气储量；从陕北的荒山野地里犯罪分子挖掘了无数历代的珍宝。我视之为陕北的不幸，但这也渐渐揭开了陕北人心气浑厚的原因。我们自己是知道我们身体上的山山水水，我们多年以前还是少数民族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方言俚语，实际上到今天仍可听出最早的文言读音。

我沿着一张手绘的地图行走陕北，沿着传说和古老的山脉以及河流行走在陕北。这块土地的东部是被民歌里唱成九十九道湾的晋陕大峡谷的黄河西岸，它的西北方是虎踞龙盘连绵而高大的横山山脉。黄河沿线的府谷，神木，佳县，米脂，绥德，吴堡，清涧，延川，延长和宜川的北部，这一带北端与内蒙古高原难解难分，东边与晋地隔河相望；横卧于西北走向的横山山脉，有榆林，横山，靖边，定边，子洲，子长，志丹，吴旗，安塞和延安以及甘泉的大部分。在行政区划上陕北还包括富县，黄陵，洛川，黄龙县。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北边的内蒙，西边的宁夏与甘肃和南边关中地区的洛河，渭河流域将这块土地立体的身体，完整而单独地放置于黄河的西岸。在这片宽阔的土地上张开着深刻而厚重的沟壑，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大地的侧面，就是我们可以在土地之中看到土地本身。而登上山顶时，夜里的星星们闪烁在身前身后的深沟里，我们甚至可以去经历天上。

这里人烟稀少，人们崇天地敬鬼神依山傍水选择适合自己居住的地形，将家园挖掘于土地之中；这里生存艰难以种植五谷杂粮兼以畜牧为生。这里曾长时间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也是许多少数民族最后的居住地，如今虽然少数民族已遁去，但这里仍然保存着多民族的方言，性情和生活习惯；在历史上这里曾经是辉煌一时的王朝的家园，直至现在也绝非只剩得龙形虎骨。这种久聚不散之气脉使得这块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常常传递着神圣的消息。

我这里要说到的文化和艺术就是这里人们与天地相处的方式和语言，事实上这种方式和语言不仅可以拯救文化和艺术，它们何尝不可以拯救人的另一半身体。





这里没有水，只有《水经注》上的一条河：

这里的神灵是一种人头鱼，人头鱼照看着这里。

陕北一带很多有关于艺术的讲究都是从这样的高山流到四周的村子里的。





高山頂上的 佛陀塢



有剪紙人頭魚的地方

佛陀塢在陝北不是最高的山，但佛陀塢是很多河流的源头，也是我内心陕北身体的源头。在佛陀塢这个仍旧昼夜分明的山上的村子里，我看见了我在这本书里所要经历的很多地方和说起的许多事。

佛陀塢的夜晚异常的黑，山天连成了宽阔的一片，漫山遍野的星星。铺天盖地的星星们，让我忽然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窑洞里是一盏豆油灯，一盏上身有着金黄铜头和灯壶，一条木杆穿着下半身黑色粗瓷灯座的油灯。它的光亮锋利地挤满了这个又大又深的土窑洞，就像在一块漆黑的布上剪出了窑洞的形状，而这种亮光在这里的黑暗里是一种彻底的通透。任何一个在这里生活着的人，都将无法回绝这种巨大的黑的概括力和光亮的通透感。而这种感受的培养，是每个夜晚都要进行的，这种无可比拟的宁静，比任意一种喧嚣都要惊心动魄。这就是有关于剪刀和一张纸之间那种表述方式的特别孕育。而这个被如此照亮了的窑洞从巨大的背景中剪出了的通透形体，在人们看来也不是一个单薄的平面，而是一个供他们生活和繁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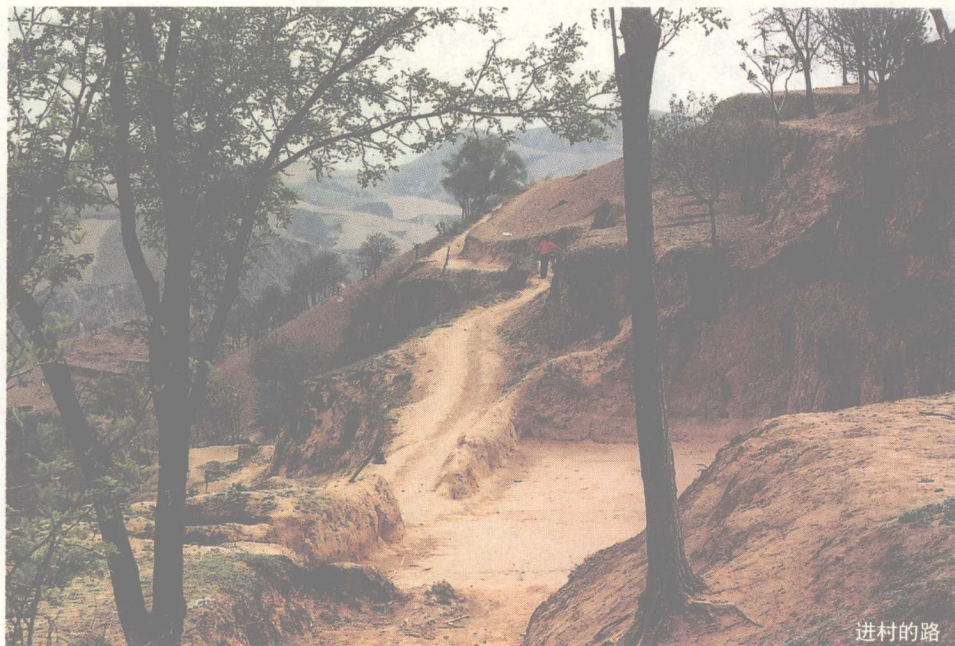


子嗣的洞穴，一个可以超越的、任他们想象祈祷并与祖先以及神灵们对话的空间。

子、丑、寅、卯这四个时辰我是在睡梦中度过的，主人家祖传的两只石狮守卫在窗前，劳累了一天的梦宁静而深远。一层厚厚的云就像一片皮影在窗户这种永久的亮子上，被神灵的签手（操做皮影的人）移了过来，遮住了整个佛陀塬，准备变化出一个精彩情节。此起彼伏的鸡叫声，使这个村子早早地回到了现实中。寻着这种声音，左邻高右舍低，东家近西家远，睡在热炕上就可以将这种空间上的分布听得十分明白。这时我又想起了我的画笔，它们总显得笨嘴拙舌。我想象着老人们拿着一张旧书纸，用她们剪裁衣裳的一把老剪刀，循着公鸡们叫出的远近高低，剪出她们的村子和最有趣的事。她们微笑着轻而易举。

天亮了，男主人像是预感到了什么大事的降临，很快穿起衣裳，急切地推开了门。“啊，下雪了！”这句话像是被这里装扮一新的早晨特别地一字一句地吐出，被尘土飞扬干旱了一个冬天的大山终尝夙愿般地吐出，被牵挂来年庄稼企盼丰收的男主人从干裂的嘴唇里惊喜地吐出这句话，令我热泪盈眶。

这是我见过最白的一场雪。从昨夜的黑色里忽然来到今早的雪中，这也是乡村特有的方式。我豁然顿悟：与那么黑的夜晚对比的不是白昼，而只能是这场白雪。多年来，在人们贫困的生活中，从黑夜到白天总有这样充满喜悦充满希望的翻越，这种颜色的变化是令人难忘的。它不仅塑造着人们鲜明爽朗的性情，也培养了人们



对色彩的认识和表达。这种民间的现象不是自然的对偶，而绝大部分是神灵般奇妙的点化。

我们没有能力离开这个村子，离开她们的生活去谈论她们的艺术，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她们的全部。我在这里看到和听到的许多有关艺术和生活的事，想说却说不得。本不想与迷信扯到一起，但有一部分说起来却总像是迷信。回避了许久，还是试着说出一些来。

对于这里的人们和她们所做的一切，无论叫不叫做艺术，都是她们得以安身立命的所在，包括她们的天地神灵和她们情感往来的神奇空间。没有这一切她们不知如何在一个地老天荒的地方安静地度过一生，不知拿什么支撑她们逆来顺受的命运，也不知道该在哪里播种那些在外人看来是虚幻的希望和收获神奇的艺术花果。当你走入她们与现实相连着的精神世界，才能读懂她们生命与艺术的语言。用来描述和记录她们生活和艺术的方法，是无法科学和逻辑的。就像她们用来盛放东西的容器一样，她们的艺术都来源于生活本身的形状。五里一形，十里一状，木、石、柳、土、草，随形而点化。精神是抽象的，但在他们充满精神追求的生活中，盛放生活的容器是有形的，我们只能做到从认识容器的形状来认识精神的形状。



有本事的人

民间没有就艺术而谈论的艺术，我们将她们生活中这样一种样式叫做艺术。

在陕北，有动人的如泣如诉的民歌，有四下里游走壮怀激烈的说书艺人，有神秘的剪纸艺术，有一群深居简出、与大自然与心目中的神灵相依相存的人。在山之外的人们，首先看到了她们的艺术，并作出了很多猜想和解释，但这一切还是不清楚的。实际上她们并没想到做出什么艺术来，她们原本是没有艺术这种说法的，她们只是那么生活着，那么生活着就得出入于黄土，与石往来，与木为伴，或者采取一种手段和形影不定的神和灵鬼们对话。人们把其中拥有种种能耐的人叫做有本事的人，她们的本事大都不是从外面、或者行万里路而学来的。她们的本事往往来自于一个已经很老的地方，就像自然生成的奇石异草，就像那种长成了几抱粗的老树一样，太久的悄无声息，便可以修成一种言传千里的本事。

要说陕北的老村子，就得跟着几条河寻找河的源头。河的源头很干旱但有泉眼往外冒水，早先人们通过泉眼知道了山底下有着汪洋，就在这样的地方住下了。在后来所有干旱的日子里，她们仍满蓄着对于水的向往和祈祷，这种向往使得陕北人内心也长了那座山和山底下的汪洋，滋生了陕北人与生俱来的激情和他们的悲伤。而那长久的祈祷便成了人们的信仰，甚至于成了大部分陕北人的宗教。为此这里的人们养成很沉稳很内向但包含激情也很虔诚的性情，养成了凡事都得往心里去和心对话的习惯。像是那心倒成了通往汪洋的门道，有了这种门道的人就有了些本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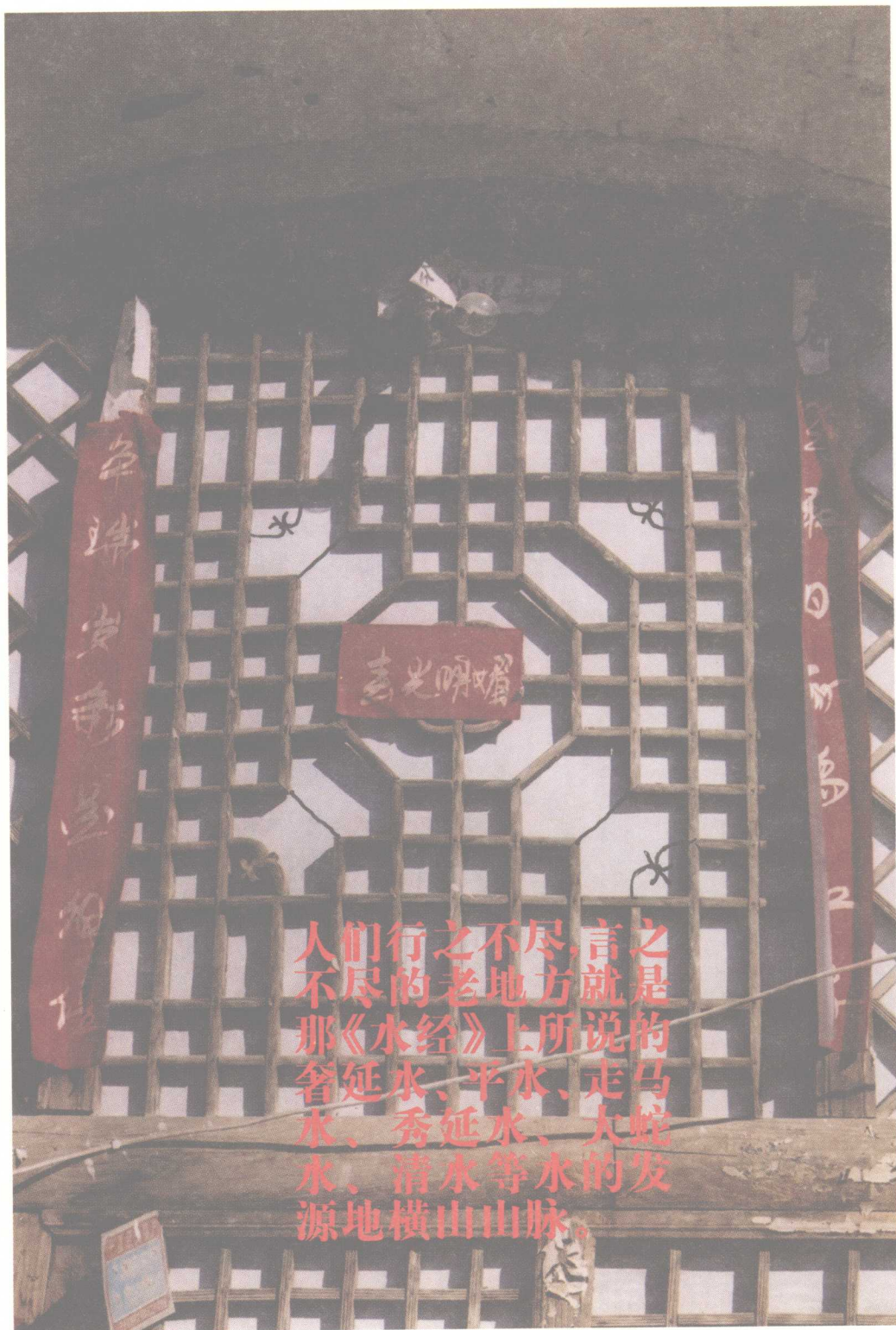


佛陀塬的出路



人们行之不尽、言之不尽的老地方就是那《水经》上所说的奢延水、平水、走马水、秀延水、大蛇水、清水等水的发源地横山山脉。说书艺人韩起祥，民歌大王李治文，花匠婆婆曹秀英，剪纸高手曹佃祥、胡凤莲、常振芳以及打腰鼓、踢场子、吹唢呐，木、石、柳、皮、铁、铜、银、毡、泥等好匠人皆出自横山山脉的腹地，而又像水一样向四周流传的。

佛陀塬在古横山山脉的腹地，在陕北子洲县一个叫老君殿的乡镇里，是少有的真正意义上山上的村子。它孤独地退隐在横亘于陕北和西夏王朝南沿（今宁夏和内蒙古以南）那高高凸起的群山间，你沿着《水经注》上所说的那条走马水一路走去，走完了所有可以行车的公路，就开始上山了。先是三十里的驴拉车路，你不时地能遇见架着驴车拉东西的庄稼人；再走二十里的羊肠小道，你偶尔能见一个人，问她却什么也不说，你感觉她或许是传说中的人儿。上到村子，先看见的是些光秃的山，渐渐的有了绿草和树，四周全成大山了，四周再也望不到水了，全成了被水雕琢过的、干旱的黄土演绎而成的水的梦幻，真正是“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大风一阵阵掠过山体的地方，这个村子出现了。



人们行之不尽，言之不尽的老地方，就是那《水经》上所说的奢延水、平水、走马水、秀延水、大蛇水、清水等水的发源地横山山脉。